

處女的酒樓



820.81  
462  
=1(4)



3 0527 2314 9

處女的煩惱

海鷗編著



十八年前今日底我，

便是呱呱墮地的時節。

那時我就帶着「煩惱」來了嗎？

——直到今日！

——生日有感



## 序

這是我友蕙芳三年前在校的日記，雖說不是每天都記的，可是並沒有多大關係。她是個很可憐的女子，年齡還祇得十八歲，父母便早早與世長別了。因為受了各種惡劣的環境的影響，竟得了鬱積

病，況且又加了她那種悲觀的態度，不幸於民國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和她的父母相繼而亡。她生性穎敏，多才美貌，當時在學校裏便有女詩人的雅號。在她臨終的時候，她揮着淚對我道：『海鷗姊，你是我的唯一的知己，在生前我會得了你許多恩惠，現在我要死了，然而我拿什麼來報酬你呢？我是赤貧，什麼也沒有，除了這本我生平視為最寶貴的日記外。此刻我就將它來贈給你，作件永別的紀念品。在這一本短短的日記中，姊姊，你會知道我生前一切煩惱的事情，我蕙芳是怎樣的一個女子了。』



但是我希望你私自藏起來，不要給第三者看。只是因為它是不值得一睹的，隨便寫寫的拙劣的文章啊！」我覺得我友是自謙，這裏面所記的有的確是很難得的，況且處女的作品，更不容易多找，因之，我決意把它發表了，雖則這是有違於我友命令！

海鷗 十八年，十月。



民國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



我的病是日日地重起來了，我自己知道的，這都是因爲突然受了打擊的緣故；去年六月裏父親死於不可救治的傷寒症，母親過於悲慟，不惜生命的整整哭了一禮拜；她向來就有心病的，這一來，舊

930098

病總發了，可憐的，我是獨生的女兒，什麼辦法也沒有。延醫，那裏有錢？我的父親生前是個失業的文人，死後除了幾箱爛得臭不可聞的中外國書當我的遺產外，尚有一束摺疊着半寸高的當票。借貸無門，親戚見窮和我也絕了交。到了八月二十六日——就是去年的今天——她因在病中沒有延醫，沒有調養，也與父親照繼脫離了苦海。我已經做了一年的孤女了，在這區區的一年中，我的額角深深地刻着縐紋，這縐紋表示受了創傷的標記。我，正如一朵含苞而殘的花，如今雖說只得十八歲，在旁人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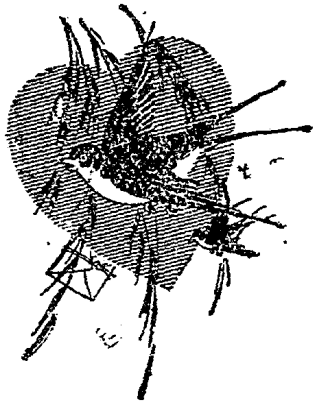
來也許至少總有二十多吧？這紆長的時日彷彿是對  
我這殘延的生命唱着薤露之歌。

終算是我的叔叔，他盡力向人借助，籌了一點  
款子給我接續下去唸書。然而，我不感到學校的趣  
味，我是個失去靈魂的人，什麼也不能打動我的  
心。有時我狂笑，有時我痛哭，我的變態的情狀莫  
不使一般師友驚異。

我的父親並不怎樣寶貴我，因此他死了以後，  
我還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悲感，唯有我的母親最切  
愛我，看我是掌上明珠。世界上的母親本來是很愛

兒女的，不要說人類，卽就動物也是如此；可是我的母親是超過一般母親以上！她一刻也離不開我；當我出去一息的時候，她竟驚心吊膽的坐立不安，如果遲回來了一個鐘頭，她便要急得發狂了。有一天，我在街上被同學們拖去游公園，我知道我未通知她是不能多在外面逛的，隔了一個多點鐘頭，我飛奔似的獨自趕回，至於同學的不悅我的不顧的。料不到，當我走到半途的時候，我就望着她一個子站在十字街頭，東望西張，還瘋狂似地問着巡捕，唉，那時我真笑得要流出眼淚哩！今天是她的一週

紀念，我開始要寫我的日記了。可是我病魔纏身，不久也許要像我父母一樣的死去。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話，我是閉目含笑的。說到『閉目』兩字，我又回想到我母臨終的時候了。她在病中常說：『我死的時候怎能閉目呢？因為蕙芳年紀尚輕，還未出閣啊！』真的，當她全身冰冷四肢僵強的那時，我發見她的眼睛依舊是睜着的，直到氣絕為止，還是睜着。唉，我相信她現在黃土中猶睜着的呢！





八月二十七日

我們的學校是男女同學的，這確實是個好現象。在現代的時光，中學的男女同學還是不多。然而，我們中國人受了四千餘年的舊禮教的遺毒，對於男女間的界限素來是嚴厲的，一旦異性相遇；便

難免有不端的舉動，這樣看來，和外人一較，誠有天壤之別了。所以，我們校裏的一般男生，老是厚着臉皮，跑到女生宿舍來的；他們有的固意製出很忙碌的態度，有的假託看他們自己的妹妹，有的在窗口下徘徊……總之，他們是空閒的，是無聊的，而且那副餓狼般的態度，實在令人有些可怕的。這種異性的衝動，如果不予以適宜的節制，我想來日一定要發生危險的。我不全怪男生不好，一半是女生的不規。她們一見了這般喜皮笑臉的青春少年，也似乎表示歡迎，向他們做媚眼，招手，甚而

至於發出嬌柔的珠喉。男子們本來是意識薄弱的，那裏經得起這強烈熱情的刺激呢？他們瘋狂似的追慕在女生背後，比什麼也起勁。我想，若是他們能夠把這種充足的精神移用在學業方面，那麼，一定可以造成很可觀的人才了。



八月二十八日

我們的學校不僅是男女同學，而且也是男女同班。因為男女同班的緣故，便時時引起醋海風波，種種令人捧腹的笑話。弄得連教員也沒有辦法。

我們班裏有位女同學，名叫清水。她的芳齡僅

得十七歲，可是生得很老成。身材矮小，嘴長，語聲粗大，走路上是一搖一擺像隻鴨的。因此無聊的男同學們，便替她取了個「鴨子」的綽號。她是一班中最不漂亮的，但却被全班當爲飯後的消遣品。我們一見了她來，看了她那副神氣，真要笑得合不攏嘴來。不知怎的，一個人不被取了綽號則已，一旦被取了綽號以後，你就覺得那個人的態度和他（或她）的綽號會不約而同的相肖似了。

今天，在上課的時候，（平常都是女生遲到的，男生則早就佔據了後面的幾排。）我們的玩皮

男同學早早在黑板上寫着令人捧腹的話了。上面說：

『鴨子妹妹，你今天在清水池裏巡邏了半天，也會找到螺螄和小魚嗎？』

『呷呷呷！呷！呷！』

『你意思說是找到的嗎？那麼，明天好好生個大蛋吧。你的鵝哥在盼望着哩！』

這一課是算術班，我們的劉先生一上了課堂，大家便望着黑板開口大笑。他被我們笑得奇怪了，也卽回頭來望一望。他呆了，什麼也不懂，他的右

手執着一副兩腳規，是向上捏着的。因爲在讀黑板上的文章，而一半又在解釋，那副兩腳規卓立不動着。這時，頑皮的學生又來了：

『劉先生，你怎麼要看得這樣起勁？你手裏的傢伙兩腳朝天着哩！』

這句話一發出，全堂的笑聲，又接續地哄動起來。連劉教授也能笑不能怒。我們的鴨子也『呷呷呷』地叫了。



八月二十九日

我最痛恨的是在做學生時去遊行演講，叫幾句「打倒」什麼的口號。這分明是中國人的程度不  
够，像這種淺薄式的宣傳，不僅對於學生的學業有  
極大的妨碍，即就對於國家也未見得有絲毫效力。

這樣的舉動在外國是沒有的。

今天又要出發去遊行了。聽說是強迫的，實在可笑得很。我不知道這是政府的命令還是學校的規則。我的腳痛得很，身體又瘦弱，叫我去向民衆演講，去發傳單，我的力實難勝任。我知道的，我的病是難復原的了，雖說在這幾天內不致於死。

我向學校當局請了假，單自坐在自修室裏。看他們一排一排從校門走出，男的在前，女的在後，清水因為生得最矮，便排在後面。像隻鴨子的，一搖一擺隨在她們的隊伍中。

寂靜極了，除了校園中楊柳樹梢上的鳥聲和廚房屋頂上的麻雀叫，什麼都像死一般靜默。愈是靜默，我愈感到悲哀；我會記起我母臨終時的悽慘，我會記起我父生時失業的苦況。他是個很有天才的人，深通英法兩國文字，在死的當年已有創作三十多種，翻譯四十餘本了。但他頗有孤傲的脾氣，生平不喜多交，因此朋友很少。我曾聽得別人說，他是因為年輕時代失戀的緣故，所以便時常露出悲觀的神色，又聽說他和我的母親並非是整式結合的，雖然這是道聽塗聞，我倒頗有些相信。

大概是遺傳性吧？我的一種抑鬱不樂的情緒。想來一定是我父親傳給我的。在他的作品浮浪集中，我看見其中有這樣幾句話：

『……我是個早就死亡的人了，我的靈魂早已遠飛，現在所存有的是個殘餘的軀殼。我似乎感到世界上沒有什麼痛苦，我彷彿失去了寶貴的知覺，什麼於我僅是付之一笑。我活了五十餘年，誠如做了五十餘年的夢，我腦中所印着的都是些虛幻的殘像。』

從這段看來，我知道他的變態的厭世態度了。

## 八月三十日

我終於感到倦，無論對什麼，我一樣也不起勁，功課老是敷衍的。一般無聊的男生稱我是『病美人！』天呀，這是那裏來的話？我雖是病，却並不美，他們以為美人是多病的，這實在說錯了。

祇有中國的文人是這樣稱呼美女子的，在西方便不然了。他們的所謂美，不僅要面部生得秀麗，而且最重要的是身體強健，沒有疾病，這不是和我們全然相反嗎？

今天晚上上自修班的時候，那號稱『鴨子』的清水，又『呷呷呷』地來和我道笑了。

『蕙芳，你爲什麼要這樣煩惱？』

『……』我不答，祇是搖搖頭。

『唉，人生原是无意思的，達觀些吧！父母雙亡固然是很可憐，然而誰能免了不死呢？一生總有

一次的，不過早遲不同罷了。」

她的語音很粗糙，真像鴨一樣。我看了她那副能够調劑人的苦悶的神氣，也不禁發出一陣苦笑。她見我笑了，更從莊嚴的臉上眉飛色舞起來，似乎得着機會發洩她的有趣的事一樣。

「蕙芳，你不要煩惱，且讓我講一件新近驚奇而可笑的消息給你聽聽。這是非常祕密的，除了我外，恐怕學校裏沒有第二人知道。但你不可再向別人宣佈，否則是不大雅聽的……」

她沒有說完，便忍不住自己先笑了。

「什麼事？快些說吧！」

我是個性急者，連忙攆着她。

「昨天，」她指手畫腳的開始了：「我聽得我的親戚說，我們學生對面的文光女校——是教會學校——裏面有位名叫L外國牧師是很下流的。有一天，一位姓包的中國牧師去參觀他的住宅了。說也奇怪，他似乎是知道的：他東不參觀，西不參觀，偏偏要參觀外國人的浴室；L那時是不防備的，竟給他一手推開了。你曉得那裏面是有什麼的嗎？」說到此地，「鴨子」的涎沫已經向我面上飛濺了。



「一……個……模特兒！赤身裸體，一絲不掛的懸在牆上。這是張照片，是文光女校的女學生的照片，她的名字可惜我忘記了。當時L便紅着面，覺得非常的羞辱。然而包牧師佯裝不見的樣子，天曉得，那個模特兒是L牧師親自傳過道的女學生呢！至於她爲什麼肯給他這樣拍照，這恐怕除了他們倆自己以外，沒有第三者知道了。」她很得意！

「事情發生的第二天，L向教會辭職了。同時校裏的教職們還開歡送會，說他要回到本國去。可是這件事，已被一個善於採訪消息的女學生打聽着

了。當L牧師報告的時候，那個女生喉嚨間隱隱地發出一種諷刺的聲音：「模特兒也要帶回國嗎？」這話發出後，只見大家面面相覷。尤其是一般基督教徒感到十二萬分的耻辱。你聽，薰芳，這個新鮮的消息如何？」

她說之後，表示很自誇，有新聞記者一般的神色。

「真奇怪，這個世界真是無奇不有的了。甚至洋牧師也是這樣的風流。」我嘆道。

明天是星期日，所以，我們從自修室下課以

後，還在寢室裏接續地談些關於別的事情，因為我們是同房間的。那『鴨子』時常終夜的談着。幸虧我是個久病的失眠者，倒正想找這樣一位人物來調解我的寂寞與苦悶。



九月一日

今天是星期日，大家睡到十一點鐘纔起來。天是下着細雨，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可記。我有幾聲咳嗽。



九月二日

在男學生中我不見有一個特出的人才。他們的  
那副輕浮的態度：面上擦粉，髮上抹司丹康，舉止  
忸怩，雙眼淒迷，完全把男性美減弱了。他們以爲  
要這樣總能討得女人們的歡心，實在是弄錯了。我

們女人所崇拜的，是英俊，強健，豪放，要有丈夫的氣概。因為女人們自己都是嬌弱者，而她們的對方決不能同樣的無用了。

不知什麼緣故，那位名叫韓石明的英文教員，每當他上課的時候，他的儀容舉止，他的吐談氣概，沒有一次不打動我的處女的心絃。他，也似乎很關心於我的疾病，我屢次因病請假，待稍愈後再上課的當兒，他終是很誠懇的慰問我，甚至那些輕浮的男同學們也不敢笑出一聲。他的爲人確有使人敬佩的可記。



他是浙江某縣人，聽說家裏是很窮困的，民國十四年在某大學畢業了，得了文學士的學位。此外，他尚著譯了各種關於文學的作品。又聽說他是個天才，因為環境所壓迫，畢業不能留學。只得在中學裏當個英文教員了。他的面貌的憂鬱的表示，正像我父親一樣，據某同學說，他也是個失戀者。至於其中的情節如何，我們却不得而知。想來一定是他的對方辜負他吧？像他這樣溫和誠懇的人，那裏會有刻薄人家的道理？

今天上課的時候，他對我蹙了一眼，這一眼的

含意是多麼的深切而表同情的憐愛呀！不，我的拙劣的筆是不能形容的，那裏面一定有最偉大最純潔的愛情存在。並非是我爲情而瘋狂，並非是我神經過敏，確實是有這樣情形的。他的這一眼，引起我處女的微弱的心靈的驚跳——這種不易發動，偉大神靈的驚跳！我一生還是第一次。我彷彿忽然發見了一個新世界一樣，我私自感到這是人生最歡愉，最有意義的事情。我雖然不懂戀愛，但我感到世界上最高尚的愛情是憐愛。唯有憐愛，到了最後纔有良好的結果。

到了晚上便是失眠。熄燈鐘已經敲過三刻時候了，我還是躺在床上睡不着。反來覆去的想，自從襁褓的時光想起，一直想到我的父母的死亡，想到我的孤苦的身心，於是又重想到白晝所思慕的韓先生。下絃月從我的窗中射進一線慘白的微光，寒森森的正照在我的無血色的臉上。我想拿鏡子來照一照，然而我不能。我有些怕。「鴨子」已經呼呼地睡了。聽說在月光下人的面孔是比較要慘白些的，我的氣色，早已慘白得像個屍身了，如果再照了一

下，豈不是要比死人更可怕嗎？我駭了，立刻把頭縮進被窩裏。等了一刻多鐘，我始敢重新伸出頭來，可是，好似是有吸力的；那月光依舊照在我的面上，絲毫沒有移動。在窗外我更彷彿窺見了一個披着長髮的女人，不停地徘徊着，她的臉上露出無限的悲苦，無限的哀怨。我想問：『你是誰？』但我的聲音發不出來，已在喉間阻止住了。我全身戰慄着，在慘白的月光下，我看見我手上的毛孔，一個一個凸起來，彷彿發了寒熱病一般。於是我又鑽進被中去，連眼睛也不敢睜開。我用兩耳細聽，但

聽不出有什麼奇怪的聲音來，除了那牆外的啾啾悲鳴的蟋蟀，不斷地歌唱着牠們臨終的哀曲。

「清水！清水！」我忍不住用力喊出來了。

她被我一喊，那種呼呼的鼾聲停止了，然而並不聽得答應聲。她的床是在我隔壁，我便用腳連續地踢動她的床架，於是她始「咳」的一聲半醒半睡的發出來。

「清水！清水！」我更用力喊了。

「什麼事？薰芳，是你喊我嗎？」她的像「鴨子」的語氣，「唧唧唧」地在我床尾波動了。

『我……怕！清水！我……看見外面有個披著長髮的女人……』

我的聲音斷續地顫動着。那聲音幾乎辯不出來所說的是什麼。因為我的頭是躲在被窩深處的。

『你怕？』她的聲音似乎也和我一樣有些驚嚇：『那麼，睡到我床上來吧！』

『我不敢起來！甚至連眼睛也不敢睜開，連頭顱也不敢伸出！』我急急地說：『最好你睡到我床上來！快，清水！起來把窗關上！』

她一搖一擺的起來了，雖則我依舊不敢伸出頭

來，但我可以體驗得到她一的舉一動都帶着躑躅的樣子。

窗關上了，她就像一隻小老鼠般的竄進我的被窩。我摸摸她的身上，也覺得有些顫抖。並且，她的牙齒還在閣閣地震動。

『你也怕嗎？清水？』我抱着她，覺得她身上沒有一點熱氣，像石頭一般的冷硬。

『對啦！我也感到窗外有些陰氣，難以抵禦。你看，月光還照得十分明亮哩！咳，我們自己破除迷信吧！我們是研究科學的人，不應該相信鬼怪

的。自尋煩惱，把你的腦筋一切的恐怖驅逐開吧！  
『她故意這樣說，因欲減少我的害怕。但我並不因  
她拿科學的解釋而稍大起了胆，却聽了『鬼怪』兩  
字，更加增起我的恐怖。實則我看她自己也未見得  
比我胆大哩！』

到底是女性，雖然她已睡在我的床上，我的胆  
量仍未十分感到雄壯。如果這是有個男子……有個  
像韓先生睡在我的床上——我犯罪了，我不應該說  
這樣的話，但我並沒有醜態的念頭，——那我便可  
放心，把頭伸出，把眼睜開去望一望窗外的究竟



了。

我們不說話，只是互相擁抱着。我則等敲十二點鐘還是醒的。她兩樣了，不到一刻鐘，便又和前一樣呼呼地入睡了。唉，我真羨慕她的強健的身體，從未有失眠的時候！



## 九月四日

昨天什麼事也沒有幹，頭是痛得很。也許是前天夜裏受了嚇，沒有睡足的緣故。

今天上地理課的時候，我在抽屜裏發見了一封信。外面寫着『蕙芳小姐』親拆的字樣。沒有地

址，也不署名，我心中暗想這一定是無聊的男學生在作弄我了。當時也置之不理。等到下課的時候，我的手有些癢，不禁給他拆開了。裏面寫着規規矩矩的鋼筆字，是橫寫的斜體派，在他看來，總以爲很時髦的吧！裏面說：

「薰芳妹妹：我的愛你已經很久了，可是我不敢向你表示，也許你是不會來理睬我的。但你要知道我的苦心：我是日夜的思念你，刻刻的記掛你，你的尊恙，更使我引起十二萬分的憂慮！親愛的妹妹，你可接受我的熱情否？你可賜我青眼否？你知

道嗎？我向你求愛心的熱切，誠非我這枝拙筆所能描寫於萬一。爲了你，我曾作了多少的夢，夢着你和我攜手在公園中慢步，夢着你和我親嘴擁抱，夢着你和我在大禮堂上行神聖的結婚禮……這一切都是因爲日有所思而來的。

『再者，我家裏還有許多財產，剛是以田地一項而論，已經有百餘畝，房屋更不勝其數，而且我是自由的，我的婚姻並不受何人的支配。我的父親早就去世了，現在只剩得一位母親，她今年已經有了六十歲。她是溺愛我的。』**蕙芳**，你可以答應我

嗎？如果肯的話，我便寫信到家裏去，叫我的母親寄錢來，給你醫病，或者我們一道回去更佳，待明年再共同出來唸書。這是多麼愉快的事情呀！這封信閱過以後，請你快快的回答我，免得我引頸長望！並且，還要請你保守秘密，勿可被第三者知道。否則我的面子沒有了，我要被同學們笑死了！

『你的忠誠的僕人，王吉祥謹上。』

我閱了這封信，覺得又好氣，又好笑。世界上痴獸的男子真多。他和我不過是同班生而已，況且我們都未談過話，怎麼今天突然寫出這樣肉麻的信

了？這是完全無意識的說話，祇是一時受了性慾的衝動而迸發的轉念而已。我看他並不像個可敬佩的男子，他的輕浮的態度，第一就使我嫌棄。啊，他知道我是窮光蛋的，竟拿『財產』兩字在我面前示威了。不錯，他也很懂得一般女子的心理，以爲她們個個都是歡喜錢的。却不知道我是個不平凡的女子，我雖孤另一身，窮苦潦倒，但我的身價是高尚的，是尊貴的，那能屈服於金錢之下而和我不敬愛的男子互相結合呢？

聽說男子們的心是很活動的：他們的求婚書雖

則寫得怎樣的懇切，但都是表面上的居多。他們拿戀愛當做生意一樣。這個女子如果不成，他便立刻會向別個發生念頭了。而且，往往在女的方面，當她接到第一封信不覆的時候，在第二封信中他便要反面大罵一場。這不是可憐而又可惡的嗎？

今天的信，我也照別的女子一樣，在閱過後，給牠撕了置之不理，看那個可憐蟲會再寫第二封這樣的信否？這封信我應『鴨子』的要求，便給她看了，她看後終是『呷呷呷』地大笑着。所謂王吉祥其人者，他正坐在我背後的第二排，『鴨子』回轉



頭去一望，看見他面孔像豬肺一樣的紅着，低下頭，不敢再用眼睛來釘着我們了。

下課後，他連忙奔到草場上去，擠在人羣中，似乎怕我們看見他一般。我向他的面上一瞟，發見他的神色有不堪形容的苦痛，半帶失望半帶怨怒獨自徘徊於青草地上。「鴨子」看不過去了，對我笑着說：

「你看那匹可憐的狗兒，彷彿是在失戀呢！別流淚，明天我把我家中的小的雌巴兒狗攜來給你做媒，安慰安慰你吧！」

我們互相談論着，手牽手到了寢室裏。似乎覺得笑倦了。

## 九月五日

我們的飯廳是男女同堂而不男女同桌的。往往在十二點鐘未敲以前，一羣餓狼般的男學生，早就在門口擁擠得不堪了。在吃飯的時候，更有許多笑話：有一回，一個高麗籍的男學生，他竟吃了十碗

多飯，後來連他身上所繫着的皮帶，也被他的大肚皮漲斷了。說起來誰也不相信，實則是件真事，我和『鴨子』都親自看見的。那個高麗人非常粗魯，身材又高大，面孔黑得像印度人一樣，而且笨得可以，聽說已經留過兩年的級了。廚房老是忿怒地說，若是全校的學生都像他一樣的飯桶，那麼他要蝕煞老本了。

我們隔壁是男學生的食桌，看看他們的吃相，確有可令人捧腹之處，尤其是在禮拜六這一餐。因為禮拜六是我們吃肉的日子。我們每桌七人，所以

廚房也就排好七塊大肉。至於碗底儘是些白菜穀蘿  
蔔根之類。他們的吃菜是用拈闔法的。誰摸了第一  
號，就先揀選最佳的菜蔬，自然，大衆的目標都是  
萬矢一的注在這碗肉上。可是菜蔬只有四碗，連一  
碗醬油湯只得分配五個人。因此每次都有兩位不中  
獎。於是他們添菜的事應運而生，一方面廚房的生  
意也利市三倍。他們所歡迎的是同桌的人生病或是  
請長假，這樣便可多出一碗菜了。有的時候，在禮  
拜六，當一兩位同學缺席了，這一碗多出的一開塊  
肉也發生極大的問題，大家是抱當食不讓主義的。

不得已只得再行開標的新法，以斷定誰的得失。有幾桌，年紀和年級稍高的學生，他們似乎比較有德行的了，在吃時固然不常說話，拈鬮法也不實行。如果有人缺席不到。這一塊肉便由那資格老練，面皮較厚的學生，從容不迫私自挾進嘴裏，同時旁的妬忌者，一齊給他一個白眼；他領受了許多的白眼，也彷彿覺得有些難爲情了，兩頰便紅了紅，這齟沈悶的戲劇便從此了結。

因爲想維持飯堂中和平的緣故，我們在學生會裏便有提動『飯堂委辦』之舉。所謂『飯堂委辦』

者，是由學生選舉出來料理飯堂事宜的。全個飯堂祇有一桌——七位。如果你有什麼菜蔬不清潔，或是過少的話，可直接與他們面洽，叫廚房掉換的。其中更有一位是委辦總長。所有的實權都操在他手裏的。因之，伶俐的廚房老板，他不惜犧牲血本，十分誠意的巴結他們的這一桌，尤其是委辦總長。每天他終要切一盤白切肉去孝敬他的。這樣一來，有時總長也就感情用事了。他爲廚房辯護而說服了學生。照例菜裏發見了蒼蠅，廚房是要罰的。普通終是兩塊錢的牛肉。這兩塊錢的牛肉是分給全飯堂

的學生吃的。所以，大家總希望碗底有個死蒼蠅存着——雖說骯髒也所不忌。於是一般不正派的男學生，在吃飯以前，便很秘密的在廁所裏捉了個活蒼蠅，待他們的菜將要吃完的時候。卽把牠埋在碗底，故意搗了幾搗，拿去給『飯堂委辦』看了。總長深知學生有這種惡作劇的，便開始再三的研究，到底這個蒼蠅是活活地埋下去的還是早死在碗中，考驗了一番始可判決。往往是廚房老板吃虧的多。因爲沒有確證，是不能說學生私自埋下的。所以，我們的廚司差不多是每月調換的，到後來誰也不敢



再來的了。他們一傳十，十傳百的說，某某學校不可去。

今天便是爲了這件可笑的事而大鬧飯堂了。有個學生去調菜，說是碗底有蒼蠅，要廚房罰兩塊錢的牛肉。但是總長不答應，幫了廚房，以爲這是學生的惡作劇，當時雙方大辯論，始則口角，繼則動武，末了連校長也請出來評道理了。然而校長爲維持和平起見，竟不分皂白，而罵調菜的學生不對，要給他禁假三禮拜。可是大家聽了，頗不以爲然。一時哄動起來了。

『誰要抱不平的，站起來！』

校長大怒了。

不料，校長這套命令並不嚇退學生，他們全體都站起來了。怎麼辦好呢？校長寡不敵衆，斥退也斥退不得這許多，他自己就先嚇得面孔發青，恐怕鬧起風潮。結果誰的理屈，也沒有水落石出。總之，是廚房倒霉，終於罰了兩塊錢了事。

像這一類的事情在學校裏幾乎是每禮拜有的。我也看得厭倦了。

## 九月七日

昨天請了一天的病假，醫生說我是神經衰弱，說我的病是鬱積出來了。應該休養休養。然而我往何處去休養呢？我是個無家可歸的女子，我的前途黑暗，我的生命短促。我的淚流乾了，人生的種種

苦痛也遍嘗過了。

可是，在學校裏老是像做夢一般的。許多的趣事，沒有一天不發生着。

今天又是開什麼紀念週了。聽說是校長請客。而且除了各種遊藝外，還備有中西茶點。『茶點』是個學生們所聽得進的名辭，到了晚上七點鐘，大家便一擁而入大禮堂了。搖鈴後，先由主席報告說，今天是開健身房兩週成立紀念。於是健身房成立的歷史，以及各種笑話故事源源而來，然而誰也不要聽，大家的目光都注在那些香蕉，橘子，花生

糖……的身上，大家的聽覺都留意在杯盤的響聲。那般男學生性急的態度，彷彿有災民一樣的飢荒。等到一切都吃完，慾望填滿以後，他們感到有些倦意了。不料校長夫人上台了。她是不常上台的，今夜忽然上台，倒使學生們的神經又忽然大振。她高聲的報告着，大家靜默得連咳嗽的聲音也沒有。她開始了：

『大家都知道我們這位英文教師米小姐是美國人。今晚很榮耀，她也參加我們這個紀念週。現在你們男女學生，如果有什麼關於美國事情要問的，

就請米小姐回答吧！她是很歡迎的。」

場內靜了一忽兒。不久，那位黑如印度人，能  
吃十碗多飯而把皮帶漲斷的高麗人，恭恭敬敬的站  
起了。他還向米小姐鞠了一個躬，然後纔不慌不忙  
地開口道：

「米小姐，我現在很想研究自由戀愛，聽說這  
種風氣是從美國行起頭的，你可以把牠的歷史和方  
法告訴給我聽嗎？」

他說後微笑了一會，那副雪白的像猩猩般的牙  
齒，與燈光相照的暴露出來。男女同學在平時素來

很歡喜這個題目的，今晚忽然被這位高麗人所提起，誰也感激他，表示他問得正好，一時幾百隻眼睛注在米小姐的面上，等她的回答。有幾位已經急得在喉嚨間吞涎沫了。

「哼，哼，」她的面上立刻泛起一陣紅暈。「這——我不知道——我沒有那種經驗。我想校長夫人是過來人，你就問問她吧？」

於是全堂大笑，連校長和校長夫人也笑起來。然而那位高麗人却不敢再問校長夫人了。他低下了頭，感到有些失望和慚愧。

散會後，男學生們追逐我們背後尋開心。我是和『鴨子』並肩而行的。

在黑暗中，他們認識一搖一擺的清水。

『鴨子』妹妹，你爲什麼不談談自由戀愛呢？明天我和你一起到清水池裏去游泳一下吧。我是一隻雄鴨呀！你還不知道嗎？呶呶呶！』

其中有一位男同學這樣說，並且還在背後學了鴨叫。

清水和我都不去睬他，只是急步的往寢室裏走去。



## 九月十日

這幾天的心都在韓先生那裏；唉我又犯罪了！

昨日晚上，號房阿根交給我一封信，我是萬萬都料不到的，這封信是韓先生的呢！他在信裏，沒有一句提及了愛字，然而裏面沒有一句不表示他的

誠摯而熱烈的愛情。他向我說，要我明天到F醫院去療養，一切的醫藥費他都可以供給。這使我感到無限的難爲情了。我的心跳動着，很小心地將這封信夾在內衣袋裏，恐怕被『鴨子』看見。她是個嘴很快的女子，什麼事一聽進她的耳朵，一射入她的眼簾，便像無綫電播音般，會立刻給你去宣傳了。

現在我的情緒是歡樂而又悲哀的。爲什麼呢？像我這樣孤苦零仃的人，竟得我所中意的男子的垂青。這真可謂很僥倖的了。然而，我的滿身疾病是很危險的，如果我愛了他，後來我死了，這不是明

使他傷心嗎？愛情固然是幸福的根本，但也是痛苦的源泉。唉，我的病全然是心病，並沒有別的緣故，可是唯有這病是無藥而醫救的呀！倘若有一天會好的話，我，無論如何都要拿我這個殘軀來報答韓先生的。人們都說師生是不容易發生愛情的，因為教師大都是威嚴的緣故呢！但我並不以為然：像韓先生這樣的教師誰不想要和他親近呢？他的溫和誠懇的態度，第一就使人敬佩。況且，他還是濟名的文人。他從未用苛刻的手段來對付學生，也未說狡猾的話來譏諷我們。即就有一兩個天資愚鈍的學

生，他也並不因為他們不懂，發出急怒之聲。他信仰世界上的人都有一部分是聰敏的。換句話說，便是各有所長。裁縫未必能做木匠的工作，泥水匠也難勝任機師的職務；所以，一班之中，有的算術特長，有的國文出衆。更有英語流利，也有圖畫超人。……爲教師者，應該培植個性的特長，使他將來能在社會國家應用，這便是所謂『道爾頓制』的最新的教育原理。

有一天，當他上課的時候，他問一個學生——他是很不長於英文的學生，讀了兩年英文連一句簡

單的句子也不會做。——什麼叫作動詞？但他竟莫明其妙，想了十幾分鐘還想不出來。韓先生也不難住他了，便問他有何特長？他答說，他唯一的本領是吹口琴。於是韓先生便問道：「你的口琴帶在身邊嗎？」那個學生點點頭，表示很得意的樣子。「那麼便吹一首任何的歌曲給我聽聽！」韓先生很高興的提議道。他從口袋裏取出一把口琴，果然在課堂裏大吹了。料不到，他的藝術確是可驚，清歌一曲，婉轉動人，當時全堂的學生也給他的魔力催眠入美麗的境界了。



九月十一日

此刻我睡在F醫院六號病房的床上了。F醫院離我們的學校很遠，我簡直不知道那道兒有多麼的曲折，只感到坐在黃包車上已經有一個多鐘頭了。是韓先生陪我去的，『鴨子』也送我到校門，她看

見我的身體一日一日的衰弱下去，心裏似乎很是憂愁，而且我是和她同房間的，一旦分開，也未始沒有今昔之感。『我要寂寞死了，薰芳！』她的眼眶中含着瑩瑩的淚痕，拉着我的手說：『人生最痛苦的，除了死亡以外，我想一定沒有比離別更難堪的了……我當定於本禮拜日來訪你，雖然路途遙遠，我是不辭勞瘁的。』她看見韓先生送在我的背後，有一種說不出的歡愉，從她的神色上看去，好像是在恭祝我，爲我這個貧窮的女子祈禱。『再會吧，祝你健康！』車子已經拉得遠了，她揚起手巾，說



她的末後的一句話。同時韓先生也笑着說：「你的同學是多麼富於情感呀！倒是很難得的。」我微笑着，不答。車子拉出城外了，空氣也驟然清潔起來，兩旁的樹木夾着中間的大道。微微的輕風把樹葉吹得左右動蕩，有的半黃的，經不起這微小的刺激，也辭了枝桠，飄飄地，帶嘆息的墮落下來了。遠處是一條清秀的小河，那漪漣的河水，吻着天上的夕陽，映出金色的波光，顯現得更鮮艷更美麗了。有時河上還有水鳥時常出沒着，牠們的悠然自得的最佳態，人們見了真要羨慕呢！唉，牠們才是大

自然的驕兒，牠們的自由誰能及得到？

這一幅美麗的秋景，油然地使我全身爽快，心曠神怡，這種天然的雅趣在城中是永遠看不到的。靜極了，什麼聲音也沒有，除了鳥兒的歌唱和車輪的軋軋以外。我回轉頭望一望韓先生，他微微向我一笑，說道：『蕙芳，你覺得冷嗎？看。那些紅褐色的樹葉在飄零啊！』

『是的，韓先生，我將來也要像這樣的可憐呢！』我說後，忽然感到哀傷起來，覺得我的身世的荒涼，和這秋天的落葉有同樣的可悲。

他聽了我的話後，知道我又在自哀傷了，便改變了語氣，表示歡心的說：『蕙芳，等你身體稍許強健以後，我們到這一條河上來划一回小船，如何？啊，不要到實行的日子，只須去體驗一下，我已感到無限的幸福了。你既知道人生像樹木一樣的短促，就應該及時盡量地享樂。我們是青春的時代，『青春』這個名辭是多麼美麗而動人呀！你若不信，讓我來唱一首莎士比亞的歌曲給你聽聽！』

他提高他的嗓子，在我後面唱道：『老年與青春，彼此不相共；青春常歡笑，老年多愁容；青春似夏

潮，老年若冬蟲，常春似盛夏，老年若暮冬；青春多嬉樂，老年氣短促，青春矯捷老年廢；青春熱而勇，老年弱且冷，青春狂妄老年疲！——老年，我畏你；青春，我愛你；嘻！我愛方少艾！老年，我咒你——牧童，我促你，恐君久留時不再。」

啊啊，我倒真愛上像韓先生這樣的男子！他確是個有作爲的丈夫！我心裏想着，回轉頭來很表示愛慕的望他一眼，問道：

「韓先生，你怎麼能背得這樣流利而純熟呀！你不愧是個天才！」

他笑着，很溫柔的答道：『不算什麼，這不過我平日很歡喜唱的調兒罷了，那裏够得上稱爲天才？薰芳，我覺得唯有像你這樣的女子，纔能引起我的……』

他似乎感到很怕羞的樣子，把末後的幾個字不說下去了。他低下頭，順下眼，彷彿是沈思着一個重大的問題。

『引起你的什麼？』我故意的問。他又微笑了，可是沒有把面側轉，似乎怕被我看見。兩隻眼睛只是向下注視着馬路與車輛的旋轉。依舊沒有作

聲。等了很長久，他纔開始問我：『蕙芳，你覺得心跳嗎？我的心在卓躍呢！』

『對啦！我也感到這樣！也許這是你對於我……』我看見拉韓先生的黃包車夫也有些笑容了，很難為情，不便再說下去，但韓先生早已領會，他點頭，說：『屢，屢！』

F醫院的風景很不錯，我住的六號房間據說是屬二等的，然而和城內的頭等相較，已經可以超出了。並且是單房間，除了醫生，看護和我的親友以

外，旁人不得夾雜進來的。我最怕煩擾，所以像這樣房間是適宜於我。房間內的設備既然週到，窗外的野景也很鮮麗；然而我的心却因之反而不安起來。因為這一定是很貴族式的。「這個房間每天要多少房錢？韓先生？如果太貴，還是另外換個普通的吧！」我問。「不要問這一類的話，蕙芳；什麼我都會負責的，你可勿必憂慮！病人應該消除一切憂心的思想，不可多用腦，這樣纔容易復原呢！」他勸告我，叫我舒舒服服的坐在床上，一面對我講着「呆女婿的故事。」起先他是坐在椅上的，後來

我說頭上有些熱，他便移坐到我床上了。他把手輕輕地按在我額角上，又摸着我的手心，不知怎的，像觸電似的，我全身沉醉起來了。我看看他，他也和我一樣，似乎像喝酒醉一般。我是今天第一次被男子的手所接觸，也許他也是初次撫着處女的肌膚吧。暖，他的手……他的手現在按在我的胸部……我的呼吸急促得難以形容，我面上感到十分的熱，想來一定是紅的。『韓先生，韓先生……我怕……我要……』我不知道說些什麼，連自己也不明白，我伸出了兩手，他順勢把我抱住了。『仆通，



仆通，」我聽得我的心這樣跳動着。他吻着我，瘋狂似地吻着，我只感到我的嘴唇有種似甜非甜，似苦非苦的異味，也許這是戀愛的滋味吧？「韓先生，外面有看護要進來的……放手……快點！」於是他放手了。便仍坐在綺上。他執起了一張報紙單自看着。我也歪轉了頭，我們倆不敢互相再對望了。我的心還是跳躍不已，我感到異性的熱力非常偉大，我感到我心中有個新生命在活動着。

不久，一位年約三十的女醫師進來了。她從白衣袋取出一個聽筒，按在我胸上聽了五分鐘光景，

才說我的心是因哀傷過度而鬱積出來的。別的也不說什麼。只叫我靜心休養。她走出後，我們還是繼續地談着。直到斜陽下山爲止。韓先生又坐在我的床上，他說要回到校裏去，但是，他的手……他的手又要抱着我，向我親嘴了。他低了頭，熱烈的要求道：『你愛我嗎，薰芳？』我不答，祇是點點頭。這一來，他更把我抱得緊了。

他去後，我默默地想着。我的內心彷彿起了變化。

黃昏了。我雖睡在床上，但終翻來覆去，如前

一樣的失眠，也許比在校時更甚。我想韓先生固然愛了我，但我是個衰殘的病女子，如果將來我不幸因而死亡的話，那他豈不是要多一層煩惱嗎？我早就說過了，愛情是苦痛的源泉。若是他和我是毫無關係的，他又有何可惜而至哀傷的地步？最多不過嘆息一聲也就算了。



## 九日十三日

終日終夜，我的腦筋像機械一般的想着，若是你問我所想的是什麼，實在我自己也不容易回答。因爲這是很複雜的。我想到我過去，現在和將來，我也想到我的母親。當清水送我到校門時的那種情

景，我忽然回憶起我在十二歲的那一年，離別我的慈母的一個深刻印象：我那時候正要和我的同學鄭君到五城來唸書，因為年紀幼少的緣故，我的母親便記掛得萬分，幾乎不肯給我動身。當開船的一天，她一早起來就拜菩薩了，事畢，即伴着我送在我船上。我看看母親，她的眼睛有些紅了，她的兩行熱淚也自然地掛了下來。我也覺得眼淚要從喉嚨裏上升，可是我怕母親因為我的悲哀更要引起無上的難過，便將牠囫圇吞到肚下去。這是夏天，一個炎熱的夏天。船開了，我的母親還獨自站在岸上的

碼頭，不停地流淚，揮扇，祝福。我則站在甲板上，一動也不動地注視着我的母親，因為船已開得遠了，她的身體看上去比螞蟻大得不多。一把扇子僅像一根線的細了。在遙遠的江面上，我還隱約聽得她的『芳兒，一路順風！』的祝詞。

赤熱的陽光晒在船篷上面。然而我並不怕，我祇是在船尾眺望着江上的風景，一點倒不覺得有倦意。那巍峨的山峯，青翠的綠田，殷紅的野花，鏡平的江水……沒有一件不使我留連徘徊，而唱出贊美大自然之歌。

夕陽西沈了，西方的天色，像處女兩頰一般的粉紅。一羣寒鴉，拍着牠們的翅膀，高高地飛渡過江。不多時，月光上升了，記得這是舊歷的六月十四，特別圓而且亮，而况又在江心之中。我執了一條氈子，拿到甲板上去睡了，我的朋友是睡在艙裏，因為她不若那樣歡喜看夜景。

很快地，我不知不覺睡着了。我做了個夢：夢着我的母親喊我『芳兒！芳兒！』她的手上還持有一根洋燭，明亮地照在我的面上。我忽然地驚醒了，那喚我的原來是我的同學。她叫我進去，恐我



受了涼。我恍恍惚惚，不知置身在何方。仰頭望望月光，正如一輪圓鏡似的懸在天空上面。低首看看河水，牠被月光所映照，澄澈地發出銀色的波影。浮蕩着，浮蕩着，整個月亮也被牠搖動得成爲粉碎的了。遠處近村的山麓下，陣陣的犬吠聲從濃密的樹林中透傳到我的耳中。我覺得有些濕，摸了摸我的面上，才知道露水落在我的面上。我陶醉於這良夜美景之中，歡樂得要跳起來。我要開始贊美大自然的奇偉和神祕。然而，我的腦中，油然地想起我的母親來，於是我又感到悲哀，大聲的叫喊『母

親，母親，」我的同學見我這種怪態，以爲我是在做夢，便跑上來抱住我道：「薰芳，你做夢嗎，現在我們是在船上啊。不要大聲叫喊，你聽得嗎？水手們都睡得發出鼾聲哩。進來，否則是要受寒的！」她似乎像我的母親一般，很關心的帶我進艙了。不錯，這是我的母親囑她照護我的，因她比我大五歲的緣故。到了艙內，我終於睡不着，我的胸裏老是印着母親的影像。

我想着，不斷地想着，已經到了九點鐘了，在

醫院裏正與在學校裏相反：學校裏是充滿了歡樂笑聲的，而醫院裏却醞釀着呻吟的嘆息。我的隔壁有個男子，他一直叫喊着，似乎身上受了極大的創傷一般。我聽了那種悲苦的叫喊，心中更無形地增加了三分意外的難堪，使我失眠的時間更延長着。不久，看護婦輕輕地，把腳尖踏在地板上走了進來，她以爲我是睡着了，便拍的一響把電燈關上，可是我從喉間無意的發出一個咳聲，於是她在我床邊停了步，問道：「還沒有睡嗎？你應該早點睡哩！你的身體，據醫生說是十分的柔弱，要多睡少想多滋

養，始能漸漸恢復原狀。」——「那麼，你給我一點安眠藥吧，否則我是無論如何都睡不成的。」我在黑暗中，從被窩裏伸出頭這樣對他說。「那是不行的，你的身體太壞，不能服安眠藥的。可是待明天我問醫生設個另外的方法。現在好好地睡吧！」

她說了以後，關上我的房門，走出了。

我只聽着，聽着那連續的呻吟聲，一陣一陣從空氣裏傳入我的耳朵，我想塞住了他，然而不成，雖然用兩個手指竭力的抵禦着聽管，因為萬籟俱靜，我依然是聽得。從這種呻吟聲我回憶到我的臨

終的母親，於是腦筋一步近一步的，更追念到最近我在學校內一個深夜，在月光下看見鬼怪的一件惡印像上去。想到此地，我頭暈了，眼花了，彷彿又看見從前那個披着長髮的女人一般。我全身戰慄着，連牙齒也格格地發出驚人的怪聲。『這房內。一定是死過人的吧，否則沒有這樣的陰森。』我自言自語道。我愈想愈怕，愈怕愈是全身戰慄，我想大聲呼喊，然而不能，我的喉嚨好像被人控制住一樣。我索性從被裏跳出，任情用力的嚷道：『阿吓！阿吓！……快些……你們來……吧！』剎那

間，也許是聽了我的怪聲的緣故，隔壁的病人的呻吟聲停止了。看護們驟然聽得我的像救命一般的喊聲，她們都一起跑了進來，其中有一個剛纔進來爲我關燈的，氣急的問道：『發生什麼事嗎？』其餘的，個個都用兩隻深黑的眼睛出神地睜視着我，不知如何措手，以爲是大難臨頭了。『我怕……：：：：』  
這個房間……：：：：我不能住下去……：：：『我的聲音斷續地回答她。』你怕什麼嗎？』另外一個年輕的看護繃着眉搶來問我。『怕什麼？恕我明天再說給你聽吧！今夜……：：今夜我決不能說出來。』——『

你不要怕，我們就睡在你對面；有什麼事喊一聲就是。』第三個看護這樣安慰我。我想問她這個房內有沒有死過人，但我不敢問，只要一想到便嚇够了。最後我依舊鑽到被裏去，可是我喊她們不要關燈。她們走出後，我緊閉着眼睛，牢塞着耳朵，彷彿和聾盲者一樣，嗣後幾時睡着，我自己也記不清楚了。





九月十四日

早上，七點鐘光景，看護婦進來給我驗身上的溫度，據說熱度比昨日高。至於我自己呢，我反而覺得有些冷。不知怎的，這個看護真使我討厭；她的年齡看上去最多不過十八九歲，但她的舉止行

動却像六十歲的老嫗一樣的老練，她的脣皮高高地翻上，已經够我去注意了，還要盡量地塗着血紅的胭脂，更顯明得像鬼一樣的可怕。頭髮是一半斑白的，尤其令人感到小老太婆的意味。

驗好溫度後，她很當心的問我：「昨天夜裏你怎麼會嚇得跳起來的？」她歪着頭，斜着眼，等待我的回答。我靜默着，想了好久，只有這樣說了一句：「這是你所不會知道的……並沒有什麼……是我神經衰弱，所以，我回憶到可怕的往事……」她依舊歪着頭，彷彿是在考慮我的斷續不接的說話。

「也許是你把手放在胸上睡的緣故？」她思索了幾分鐘，纔這樣猜測着。我知道她絕對不會了解我所說的，祇對她笑了笑。「我是醒的呀，卽就手放在胸上，在醒的時候，莫非也會做駭夢的嗎？」我的腦裏這樣駁辯她，但未說出口。

午後，韓先生來了。「你怎麼來得這樣早？」我勉強從床上站起來問他。

「爲什麼要起來？仍舊躺下去。我今天下午沒有課……覺得舒服嗎？」他用右手撫着我的額角，忽又接下去說道：「你的臉色多麼慘白呀！昨夜平

安嗎？」

「你問得正好：我怕這個房間……他要使我回憶到往事……」我將我腦中的一切都告訴他。

「那麼今天換個房間吧！」他說，面上露出無限的憂愁。

「我希望換個便宜點的吧！」最好隔壁沒有呻吟聲的病人居住。這個……而且價錢太高；昨天我已問過看護了，她說每天連飯費要六元。……太貴族……韓先生，我要你負這樣重大的擔，我心裏很是不安。教書是種辛苦的工作，而況薪水又不多。

……我不可……韓先生，如果你是真的愛我的話，  
『說到這句話，我的語音減低了，』就給我住個普通病房罷。』

好，等一息，我就給換你。』他很急的答應，似乎有另外的事情要陳述。

『學校裏有什麼消息嗎？』我無聊賴地這樣問了他。

『什麼消息也沒有，然而有件特別的，是你所歡喜，所驚異，所料想不到的，我今天一半便是爲此而來，唉，可是我覺得很平泛。……』

『什麼消息？什麼消息？』我連續地問，掙扎着我的瘦弱的軀體，要想站起來。我的眼睛一動也不動地望着他，張開了嘴，靜候他的回答。

『這件事就是關於你的朋友清水的……』他僅這樣說了一句，我便補問道：『是綽號叫「鴨子」的清水嗎？』

『我不知道她的綽號，但我曉得她是你的朋友，是那天送你到校門口表示依依不捨的態度的朋友。……』

『是和我同房間的嗎？』

『對啦！正是那個女學生！』

『怎麼樣了？』我幾乎要從床上跳起來。

『你不要這樣性急，忍耐着聽我說吧，你是在病中呢！』他於是開始道：事情這樣的；昨天晚上，當我們的校長查房間的時候——自然校長自己查男生，校長夫人查女生——趣事發生了。校長夫人查到你的房間的當兒，看見清水的床前放着一雙男皮鞋；你們不是兩個人一房間的嗎？她知道你請假去住醫院，房內只剩得一個子了。然而看了這一雙男皮鞋，誰都要驚異了，校長夫人知道有些猥

裏的事情發生了，便扯開清水的帳子，然而倒並沒有男子，她更奇怪了，急問道：

「這是誰的鞋子？」

「是我的同鄉昨天寄在我處的。」她支吾着，面子頓時呈現了羞狀。

「你存撒謊；這雙鞋子是那個男學生的，還是快點說出來，否則我明天就要斥退你！」校長夫人發了怒。

「什麼語！你沒有證據，怎麼能夠斷定是男學生的呢？試問是那一個男學生，你能指出嗎？你要



斥退我，可以。然而你是校長夫人，你要說出個理由來。否則，你須要交還我的學費，我始能走出校門。如果我有不端的行爲，你儘可照規則嚴辦，然而既找不出確實的證據，你便是誣告學生，想出退她而私自吞一批學膳費！」

「校長夫人辯不過她，只得私自告退。噤口無言。」

「今天早上，料不到，清水並未被學校斥退，却大方地自己輟學了。她真是個激烈的女學生。當她獨自捲起舖蓋出校門時，全校的學生都莫明其

妙，究竟她爲怎麼一回事。」

「她走後不多一息，有個她的隔壁房間的女學生，她對校長夫人說：昨天夜裏她看見一個男學生很倉猝的從清水的房內跑出，但幾乎沒有腳步的聲音，大概是赤脚的，那時正值校長夫人查房間的時候。至於怎樣的面孔，她說看不清，想來一定是本校的。」

「有趣得很，今天早上校長開始調查男學生的鞋子，但結果誰也沒有失去皮鞋。」

「咳，糟了！我的這位好友走了，她爲何不來

看我呢？怎麼我走了幾天，這個「鴨子」會發生這件事情的？向來，我倒並未看見她有何男朋友，這事到底是真是假，我想終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吧？」



九月十五日

我移到三號病房來了。此地要比較清靜得多。沒有呻吟的病人，而且那個我最討厭的翻着嘴唇的看護也不來了。另外換了一個很天真的大約十六七歲的女孩子。她的面貌生得十分端正，說話也很文

雅，滿臉的笑容，使我感到無上的愉快

我的腦裏什麼都攔起了，現在所想着的是清水這件事。我半疑半信，像她這樣「鴨子」般的女學生竟爲給男子所垂青。她從學校裏出去以後，究竟到何處去呢？回家嗎？她的家庭是很專制的，聽到這種不雅聽的消息，一定要逐出她的。也會發生短見嗎？誰也不知道。我希望她會給我一封信，告訴了我一切的經過。

偶然拿起了鏡子，一照我的面孔，連我自己也

不大認識：憔悴，瘦黃，萎靡……望望窗外的落葉，我苦笑着，這便是我這殘延着的生命的象徵。我的四肢感到異樣的無力痠痛，似乎走了千里路以外，挑了重擔一樣的憊乏。也許是愈睡愈懶的緣故。醫生終是喊我睡，怎麼睡得着呢？倘使夜裏不失眠就好了。日記也勉強記一點，執起一枝筆，好像有一枝槍一樣重。

臨睡的時候，醫生給我喝一杯藥水，我也沒有問是什麼，就拿來喝下去了。





## 九月十六日

昨日終算還睡得好，大概那杯藥水一定是安神的。我一早起來就等韓先生，看他有什麼新奇的消息報告我沒有。但一直等到午後四點鐘他才來。他說功課忙，又碰着月考。他摘下了帽子，又表示出

很有好消息說給我聽的態度

「又有什麼事發生了嗎？」我問。

「哈哈！清水——那隻你所稱的「鴨子」——倒真是個浪漫而風流的女學生呀！你知道那雙鞋子是誰嗎的？水落石出了。是個名叫江文的男學生的。何以知道？他在清水出校門的第二天，也隨着她而輟學了。但他自己說是請假回里有事。當日晚  
上，我們的歷史教員在街上遇見了他們並着肩而行。這便是確證。」

「好，我祝他們平安！他們的新生活要開始

了！」我對韓先生說。

「那麼我們的新生活要到幾時纔能開始呢？」  
他吻着我的手說。

「等我的病好了以後。」

「你願意和我結婚嗎？」

「自然，如果上天能給我多活幾年的話。但是，你不要哀傷。倘我不幸離開了世界，你仍要另外去找個女人，也許我這種殘軀……是難以恢復的！」

「薰芳，薰芳，怎麼可以說這般悽慘的話的？」

我們要白首偕老哩！」他說後，眼眶裏貯滿着瑩瑩的淚水。我想安慰他，然而我沒有勇氣。明後日我的日記也要中止續記了。我沒有執筆的力氣，我簡直像一隻大船漸漸兒往海底沈沒了。今天，韓先生坐到晚上八點鐘才動身回校。

九月十七日

今天一早就接到清水的信，她說她已經離開學校和江文實行同居生活了。她又說再隔幾天要來看我。但她從前提起她怎樣出校的一回事，如果韓先生沒有告訴我這個詳細的底蘊，那麼即就把我腦筋

想穿，我也想不到這個突來的戲法兒了。

我沒有回信，我的手痠痛，沒有執筆的力。然而對着她的信自言自語道：

「如果有幸福，你們就盡量地去享吧！人生原是很短促的，而青春的時期，尤其是短促中最短促的了。我是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然而我死的時候，我難以閉目，因我不能使韓先生享受點人生的幸福——他愛了我；不，這是我的罪惡，我不應該拿我的殘軀去愛這個美男子的，我的愛他簡直等於害他了。如果聽了我的臨終的消息，他一定要傷心流淚

的。

可是，我的懺悔太遲了。韓先生，我親愛的韓石明先生，你就寬恕我這個處女的柔弱的身心吧！

我在此祝你永遠平安？





◁目總輯一第書叢小家作女▷

(編主聖希時)

選曲還	選文女	選詞女	選詩女	故事結	話童海	託札處	本劇愛	創作碎	短篇未	長篇婚
魂	作家	作家	作家	婚的	鷗童	女的	的	音	婚妻的	後的
記	文選	詞選	詩選	事	話集	煩惱	犧牲	集	嫁	嫁
(一册三角)	(一册四角)	(二册四角)	(一册四角)	(一册四角)	(二册四角)	(二册四角)	(二册三角)	(二册四角)	(二册六角)	(二册六角)
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	…
近賢女士	陳婉娥女士	孫佩蔭女士	童級蘭女士	楊頌先女士	海鷗女士	海鷗女士	玉痕女士	章月侶女士	章月侶女士	章月侶女士

處女的煩惱

一冊定價大洋四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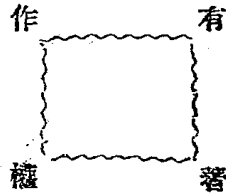
編者 海鷗

出版者 女作家小叢書社

發行者 廣益書局

上海福州路

一九三〇年二月出版





0.81

(4)